

一千個春天

· 陳尚勇 ·

女孩兒們不一樣的青春（下）

之三

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空軍隨後成立了特種作戰部隊，執行大陸西北、西南、川康一帶的空投心戰任務。韓戰結束東西方進入冷戰時期，美國渴望搜集中共的電子情報，對於剛撤退到臺灣，仍在風雨飄搖中的國民政府而言，維持與美國的關係及接受美援，對國家的安全、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由民國四十年註冊於美國匹茲堡的公司，其登記負責人布拉克曾任美軍軍法官，與中情局的創始人杜諾萬將軍是舊識，隸屬於美國中情局（CIA）「政策協調處」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 簡稱WEI），代表美方，與我國共同籌組「空軍特種任務組」。美方提供已改裝成電子反制作戰之用的B-17型機，同時擴增作戰機組員為四組，除為美方搜集情報外，也持續進行大陸空降及空投任務。

民國四十四年女孩兒和姐姐移居到新竹，透過任職空軍的姐夫介紹，認識了執行特種作戰飛行任務的李滌塵老師。經與他相處後，女孩兒發現

李滌塵為人個性正義、孝順，說話又風趣，認識交往半年，兩人便結婚了。之後她辭去教職，搬入了空軍眷村；女孩兒將青春化作機場塔臺上如燈塔般的旋轉燈，在動盪的時代裡，微弱地閃爍，指引著李滌塵每批任務平安的返航。

事實上在韓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局（CIA）決定必須自行擁有全球空中情資偵蒐能力的載具，經實際任務驗證後，最終選定P2V-7U海王星型電子偵察機，作為電子情報偵蒐之用。中情局共訂購了七架海王星由美國空軍接收，並給予這七架海王星RB-69A的特殊型號，並對外宣稱是無線電訓練機，機身整體採用海軍制式的深海藍色塗裝，巧妙地與晝夜夜出的任務特性，一起融入在暗夜中。

李滌塵老師被選派赴美接裝RB-69A型機，這型機也是日後任務最高峰時期所使用之機種。「美國海軍通信中心」（NACC）接收原西方公司的人員與裝備，與空軍合作對外使用第三十四中隊番號執行任務。

中隊成員大多來自原「空軍技術

研究組」及轟炸機、空運機部隊。由於這批RB-69A型機是由「美國海軍通信中心」（NACC）居間協調，因此仍沿用海軍P2V-7U來稱呼。

P2V-7U型機的任務，是以機載精密電子儀器，偵測中共的防空電子系統，蒐集並記錄下共軍防空雷達的性能、波段、方位等電子訊號情報，這類情報提供了美國空軍用以干擾共軍雷達、癱瘓其防空系統的依據。有時P2V-7U也會空投些心戰傳單與空投敵後工作人員，但任務大多於晚間起飛執行，飛入中國大陸後均維持在一千呎以下的低空飛行且毫無武裝，因此每次任務都似跟死神挑戰一般。

民國五十年在中隊聖誕節化妝舞會上，女孩兒扮成空姐，當時她已懷孕一個多月，然而就在兩個星期後，李滌塵出任務就再也沒回來了，在舞會中開心的合影，竟是他們此生最後合照。

那天他離開的背影，還清楚烙印在女孩兒的腦海裡。當天傍晚李滌塵老師隨同機機組員共十三員（註釋），從新竹基地起飛，採海上超低空飛行北上前往山東青島海域至遼東灣一帶，執行任務，沿途飛行過程中與基地電臺聯絡暢通無礙，待進入朝鮮灣海域後，約子夜時分便與基地臺失去

聯繫，一直到隔日天亮均不見返航。

女孩兒原本想與李滌塵慶祝與分享婚後六年終於懷孕的喜悅，結果他就沒回來了。經美方透過各種軍事系統管道，多次查證、追蹤下落，皆無所獲，研判不幸墜海。

女孩兒生下了一對雙胞胎，除了二人獨力撫養兩個小孩長大外，還替已折翼的李滌塵老師對父親盡孝道。她的結婚照始終放在床邊，就讓甜蜜記憶化為午夜夢迴的旋律，陪著女孩兒堅強地面對人生。

當年P2V-7C型機組員犧牲相當慘重，自民國四十七年初開始使用該型飛機執行特種任務，至民國五十五年止，期間共損失五架飛機及六十八名空勤人員。在新竹的空軍眷村裡，有上百個和女孩兒相似的故事，在當年軍事解密之後，原本不見天日的英勇事蹟，現在陳列在黑蝙蝠中隊文物紀念館內，一長串的殉職名單在展示區的黃燈下，折射出在那個大時代裡的悲壯哀歌。（全文畢）

註釋：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八日，該架P2V-7C任務為前往韓國美軍群山基地，殉職人員計有郭統德、崔傑石、梁如年、李滌塵、劉敬賢、鍾熾藩、喻經國、虞祖培、張漢生、楊文成、薛洪吉、考振芬、高銓。

兩地情 兩代情

· 朱翔 ·

民國三十八、三十九年之際，國事蝸蟻、風雲變幻，我的父母自北平到了臺灣，許多近親家屬未隨軍來臺，兩岸相隔，只能翻看舊照片聊慰思情。小時候，家中有一本相冊，一次翻看時，看到一對年輕男女，還有一位小女孩，黑白照片裡的她有著圓圓、明亮的雙眸，穿著一件小白紗衣服，天真可愛。我問父母：「她是誰？」父母告訴我，小女孩是我的表姐，在中國大陸，聞畢不禁一陣愁怯、別然湧上心頭。小女孩的母親是我的姑母，畢業於鳳京大學，姑父是位醫生，由於我沒有姐妹，只有一位哥哥，所以我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見到她。

滄海桑田，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移民到加拿大，八〇年代，從加拿大經香港到中國大陸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探親之旅，見到了她、我的表姐，並不如我想像期待的模樣，老實說，有些失望！但也意外得知了，我有一位漂亮的小妹妹，嫁給了一位名叫陳景春的空軍飛官，他比父親年輕一些，是飛F-86噴射戰機的，曾在臺海空戰中擊落中共的米格機。陳英雄與

父親於民國四十八年一起榮獲國軍第九屆克難英雄，與我可說是拐彎抹角的遠房親戚（陳景春叔叔的姑父姓張，是我姑父的妹夫）。

父親有一位中學同學顧伯伯，父親高中後投筆從戎，成為一位飛官，顧伯伯則醉心國粹，沒想到，平劇到臺灣後竟進入大鵬劇團，更巧的是，他的兒子顧大哥竟與家兄同在一所私立高中當同班同學。高中未畢業，我們便舉家遷居泰國曼谷，那時父親已從軍職上退下來，擔任民航機飛行員。一天在泰國接到了來自臺灣的訃告，是父親黑蝙蝠中隊的一位隊友王樑叔叔，因瓦斯熱水器二氧化碳中毒而往生，訃聞列了未亡人及孤哀子、孤哀女。大學放榜，和家兄魚雁往來甚勤的顧大哥欣喜的將一張刊有中國文化學院法文系錄取七十名新生名字的剪報，寄到泰國給我們，我看到其中有一位女性芳名，直覺認為她很可能就是王樑的女兒。不久，顧大哥來信告知，新生資料中，她的家長欄只有母親，沒有父親！家住新竹樹林頭。唉！這就對啦！

王叔叔出過多少次危險的大陸偵察任務都能平安無事，怎料會死於二氧化碳中毒！真可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造化弄人啊！